

昙鸾未列入净土宗十三祖问题试析

贾发义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37)

摘 要：昙鸾是中国佛教净土宗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佛门大师，同时也是一位很有争议的人物。其一生信仰经过几次转变，最终选择了弘扬佛教净土法门作为终生的追求。但在传统的中国净土宗祖师世系中，他又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他对净土宗所做出的贡献与他后世的沉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试从地域和佛道之争两个角度分析昙鸾未列入净土宗祖师世系的原因，力图得出一个客观的结论。

关键词：昙鸾；净土；原因

中图分类号：B94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2987(2006)03- 0042- 03

昙鸾作为魏齐 时倡导净土信仰的高僧，已然是不争的事实。他在玄中寺著书立说，开创的二道二力说、称名念佛等佛教净土思想，对带业往生、边地宫胎的独特解释；又于介山（今山西介休市绵山）“鸾公岩”集众念佛清修净土^①。昙鸾的净土思想和宗教实践改变了佛教传统的修持方法、开辟了他力救助的先河、适应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实践了佛教世俗化向民众化的转变，对中国佛教净土宗派的建立、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在中国佛教净土宗史的十三祖中，却没有昙鸾的名字，他对净土宗做出的贡献与他后世的沉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昙鸾没有进入净土宗祖师世系，明清和近当代的诸多佛学大师也对此提出质疑，并且分析了原因，但多认为是由于佛教内部的派系派性问题造成的，得出的结论也难免令人信服。本文试图从历史学角度分析史实，以期得出一个公正的结论和评价。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净土宗定祖立宗的过程。严格地说，南宋前的净土教还不能称为中国佛教的宗派之一，因为没有较严格的僧团组织、法嗣承传、衣钵相传的制度和轨仪。后人为净土宗排定师祖世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的宗晓。宗晓在其自撰的《乐邦文类》中《莲社始祖庐山慧远法师传》和《莲社继祖五大法师传》里，首次提出“莲社”六祖之说，定慧远、善导、法照、少康、省常、宗颐为“莲社”六祖。其后，南宋志磐在《佛祖统记》中专立《净土立教志》并说明：“四明石芝晓法师取异代同修净业，功高德盛者，立为七祖。

磐故遵之，以为净土教门之师法焉。”定慧远、善导、承远、法照、少康、延寿、省常为“净土教”七祖。明代吴应斌推株宏为第八祖。清代悟开推明末清初的智旭为第九祖、清初的省庵为第十祖，彻悟为第十一祖。民国年间印光改推清初的行策为第十祖，省庵、彻悟递降为第十一祖、第十二祖。印光圆寂后，其门人又推印光为第十三祖。由此形成净土十三祖之说。

然而，日本的净土宗祖师世系却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净土信仰传入日本后形成日本的净土宗、净土真宗、融通念佛宗等宗派。日本源空大师依据昙鸾、道绰的判教学说创立了净土宗，并在其《选择集》中定净土宗六祖为菩提流支—昙鸾—道绰—善导—怀感—少康。后在其《类聚净土五祖传》中删去菩提流支，以昙鸾等五人为净土宗五祖。源空的弟子亲鸾，创立了净土真宗，并建立净土真宗七祖，即：龙树一世亲—昙鸾—道绰—善导—源信—源空。亲鸾所著的《净土高僧和赞》中，赞诗龙树 10 首、世亲 10 首、昙鸾 34 首、道绰 7 首、善导 26 首、源信 10 首、源空 20 首，其中赞和昙鸾的诗已经超过其师源空 20 首，达到 34 首之多^②。说明在日本昙鸾的影响是很大的，虽日本净土宗和净土真宗的祖师世系略有不同，但不变的是它们都非常尊崇昙鸾，都以昙鸾为中国净土宗的初祖。中国净土宗与日本净土宗及净土真宗的最大差异是对昙鸾的评价。

那么，为什么昙鸾未列入中国佛教净土宗十三祖呢？本文想从佛教内部派性派系角度之外的地域和佛道之争两个

收稿日期：2006- 01- 20

作者简介：贾发义（1970- ），男，山西阳城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

关于昙鸾入灭年代唐时已有争议。迦才《净土论》认为昙鸾“魏末高齐之初犹在”。《续高僧传·道绰传》及《信生西方净土瑞应删传》也都称他为“齐时昙鸾法师”。近人罗振玉所藏拓本北齐天保五年（公元 554 年）二月《敬造太子像铭》，记有 20 个名字，其中有“比丘僧昙鸾”。根据以上说法，昙鸾入灭似应在北齐天保五年以后。

角度来分析。

一、从南北地域角度看

中国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大致以宋朝为临界点，前后具有明显的分野。其一，从称谓上看来，宋以前的中国历史几乎没有社会意义上南北的概念，只有以中原，即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东西方的概念，说明当时南方还处于落后的阶段。其二，从政治经济看来，宋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在长江以北，即以黄河流域为中心所辐射的广大北方；宋以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开始由北向南转移，南方发展的速度开始追赶甚至超过了北方。其三，从民族关系看来，宋以后的南方汉族与北方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关系紧张，少数民族南下迫使汉族向南迁移。其四，南方汉人多轻视北方的少数民族。因此，社会意义上的南方北方形成应在宋代。

南北文化学术上的差异也很大。自汉末以来始终抗拒不已的儒佛道三大思想流派，在理学家手中完成整合运动，一个庞大精致的哲学思想体系建于中国文化结构内，南宋以降文化中心南迁的表现为：一是杭州—苏州构成南北向文化的轴心，取代了开封—洛阳东西向轴心；二是政治中心南人化；第三是学术中心的南移^③。佛教文化经过隋唐时期三教鼎立，开始走向三教会同，形成以儒家为中心的儒教。据黄公元统计，净土祖师多南方人或在南方弘化传教。从唐中后期开始，净土信仰与教化的中心基本上在江南（主要是在浙江，且杭州的地位尤显突出与重要）。自五祖少康大师在睦州新定乌龙山玉泉寺大弘念佛法门，介入现今的杭州地域范围开始，此后的历代净宗祖师与杭州结下的不解之缘，除十二祖际醒彻悟大师主要在北方宏阐外，其余八代祖师均与杭州有甚深因缘，而且有五代祖师的根本道场即在杭州境内（建德玉泉寺、杭州净慈寺、杭州昭庆寺、杭州云栖寺、杭州梵天寺）^④。

当然，佛教作为意识形态之一，在南宋京都杭州必定有着重要的地位，同时，由京都为中心的幅射力程度不同，净土宗在南方的势力也会相应地比北方大。这应该是客观的事实。从主观上说，“靖康之难”后宋王朝由于辽、金等异族的侵入而偏安江南一隅，也势必会给南宋的汉民族心理上带来对北方地区和北方民族的仇恨和歧视，这种情绪体现在文化上，也是造成南北文化差异的一个原因。南宋宗晓在为净土宗定祖这一问题上，应该也受到这一南北文化差异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也恰恰使之违背了历史的客观。

二、从佛道之争看

在南宋宗晓的《乐邦文类》第三卷《莲社始祖庐山慧远法师传》和《莲社继祖五大法师传》后，有十一个净土法师的传记，其中第二个法师即是《后魏壁谷神鸾法师传》。在昙鸾法师传后，有一段宗晓所论文字却未为人所意识到，兹引述如下：

龙舒净土文曰：按《楞严经》有十种仙，皆寿千万岁，数尽还入轮回，为不曾了得真性故，与六道众生，同名七趣，是皆轮回中人也。世人学仙者，万不得一，纵得之亦不免轮回，为著于形神而不能舍去也。且形神者，乃真性中所现之妄想，非为真实，故

寒山诗曰：‘饶汝得仙人，恰似守尸鬼’。非若佛家之生死自如而无所拘也。自古得仙者，唯钟离吕公，而学二公者，岂止千万，自予亲知闻，数亦不少，终皆死亡，埋于下土，盖平生空费心力，终无所益也。欲求长生，莫如净土，生净土者，寿数无量，其为长生也大矣，不修此法而学仙者，是舍目前之美玉，而求不可得之砒砒（似玉的美石），岂不惑哉^⑤？

此段文字正是宗晓的评论，是站在佛教的立场上驳斥道教，而这段评论的文字恰恰放在昙鸾传后，正说明这个评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所指向的。我们知道，昙鸾在弘扬净土之前，曾去南方的梁朝向陶弘景领受道教的《仙经》，后在洛阳受菩提流支的度化，焚烧道经且受菩提流支的《观无量寿经》之后才弘化净土的。宗晓所指昙鸾信仰事业中的这一件事，是宗教信仰中的一个大事，即佛教传入中土以来与道教的冲突和争论。

佛教自东汉末从印度传入中土，佛教的传播对道教一直有所影响，因而从后汉以来，在道教徒中就有了“老子化胡”之说。如“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⑥。又如《魏略·西戎传》说：“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西晋惠帝时，道士祭酒王浮平日和帛法祖争论佛道二教的短长，王浮乃撰《老子化胡经》以扬道抑佛。王浮的《化胡经》，或即集前人的传说而作的。

入唐以来的佛教由于急速的发展，它和道教不但在政治地位上时有高下优劣之争，而且在思想上产生了剧烈地冲突。初唐道教徒傅奕向高祖七次进言，抨击佛教，怂恿沙汰佛教。沙门法琳及其弟子李师政分别作了《破邪论》和《内德论》，反驳傅奕。接着道教徒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响应傅奕，贬斥佛教。法琳再度作了《辩正论》，予以反击。两教冲突的结果是法琳受到发配益州的处分。其后，在朝廷的内殿里时常举行佛道的对论，其论题涉及道教最高概念的道和佛教所说菩提的同异，又考核到《老子化胡经》的真伪。后来武宗的灭佛，虽由于国家与寺院经济上矛盾不可调和而发生，但表面上仍是以道教徒赵归真的进言为契机，而结合到佛道之争的^{⑦⑧}。

汤用彤先生在论及昙鸾与弥陀净土时也说：“此以宣唱佛号比之咒语。查菩提流支本善总持，昙鸾或受其影响。但观上文（昙鸾在《往生论注》中用《抱朴子》解释阿弥陀佛名号是咒之文，前文已引，兹不赘述），鸾实采取道教之说。可见鸾即受流支呵斥以后，仍具有浓厚之道教气味。按北朝释教本不脱汉世‘佛道’色彩。昙鸾之大行其道，与口宣佛号之所以渐盛行，当亦由于世风使之然也。”^{⑨⑩} 汤用彤先生在这里已注意到了，昙鸾在解释佛教净土弥陀佛时使用了道教的书籍。

综上所述，佛教和道教的争执和冲突，虽然在唐代有所缓和，但作为宗教性质的佛道二教，并不可能彻底放弃自己的教派信仰，因此矛盾和冲突必然存在。宗晓在《乐邦文类》中所述的这段文字，就是对佛道互不相容的证明，作为佛教

宗派之一的净土宗,首先不能容忍曾经信仰过道教《仙经》的昙鸾为净土宗的祖师,更不能接受用道教的理论来解释佛教的事实,这是一个关于正统的问题。

其后的志磐,认同并继承了宗晓的这一观点。在他的《佛祖统纪》中,虽对净土宗的师祖世系有所改动,但并未违背宗晓的定祖原则和方针,志磐认为“昙鸾初为‘术学’,就陶隐居得《仙经》”^[9]。志磐用“术学”二字,看来也因昙鸾曾对道教的信仰,故仍然没有把昙鸾这一个曾对净土宗贡献最大的法师列入祖师世系中。

另外,近代佛学大师杨仁山先生对《佛祖统纪》也有所评价。兹列述如下:

宋僧志磐所作《佛祖统纪》,收入大藏流传已久。予阅之,觉其尊崇本宗,实有违乎佛祖之本意也。……而志磐立一派以为正宗,作本纪,尊之为帝王,近支谓之旁出,作世家,尊之为诸侯,远支作列传,等之于士大夫。佛祖世系表内之祖,十四祖以下,反同旁出,全是世欲知见。自迦叶受佛嘱付为初祖,历代传衣至曹溪而止,此三十三代,皆从灵山会上一时印定,法身大士应运而生,主持正法也。今志磐以慧文大师遥宗龙树一语,遂将后之十九祖判为旁出,稍知佛法者断不出此。近闻台家后裔欲续《统纪》,自四明以下立一正宗,接至近代,以本纪尊之,无知妄作至于如此,尚得谓之如来真子乎?其贬贤宗,则曰有教无观;其贬慈恩,则曰立义疏阔。自 以降,四明以还,其中平平无奇者,亦尊为正统。若不论道德而论世系,则禹汤之传而为桀纣,文武之传而为幽厉^{[10]83}。

杨仁山先生对《佛祖统纪》中的佛祖世系问题,虽不是专论净土宗的,但是可以反映出南宋志磐的撰写思想态度和手法是不恰当的,也可作为导致净土宗祖师世系千年以来不合客观实际的一个旁证。

昙鸾作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净土大师,却没有被后人

尊入净土宗的祖师世系。南北地域社会文化的差异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客观存在;佛道之争是中国佛教史和中国道教史上一个敏感的问题,二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深远,至今尤存。本文认为,昙鸾未被列入中国净土宗祖师世系的缘由,除了佛教内部派系原因外,南北地域和佛道之争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责任编辑 乔林晓]

参考文献：

[1][唐]道宣.续高僧传·昙鸾传[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卷.史传部二.[Z]台北:台湾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2]方立天,陈扬炯.昙鸾法师传[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3]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4]黄公元.佛教莲宗祖师与杭州的殊胜因缘[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3).

[5][南宋]宗晓.乐邦文类[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七卷.诸宗部四[Z].台北:台湾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6][刘宋]范晔.后汉书·襄楷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王永平.中国文化通史·隋唐五代卷(第三章)[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

[8]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9][南宋]志磐.佛祖统纪(卷二十九).诸宗立教志(第十二之二).往生续遗·昙鸾传[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九卷).史传部一[Z].台北:台湾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10]黄夏年.杨仁山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An Analysis of Tanluan Being Excluded from Thirteen Ancestry of Pure Land Sect

JIA Fa-yi

(Department of Histor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Tuanluan was both an important and controversial Buddhis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In his life, he changed his belief several times and finally chose to propagate Pure land of Buddhism as his lifelong career. Although on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ounders of a sect of Buddhism, he remained obscure all his life. His contribution to pure land of Buddhism and his obscurity in ages formed a sharp contrast.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reasons for Tanluan's not being listed into the founders of a sect of Buddhism from two points of view, and tries to give a relatively objective conclusion.

Key words: Tanluan; Pure Land; reason